

石破天惊逗秋雨

余秋雨

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

□金文明 / 著

唐代的吕洞宾，成了道家的始祖；明初的沈万三，住进了后人建造的沈厅；未曾结婚的林和靖，有了妻子和孩子；感佩清帝的金圣叹，成了大明的忠臣……

上述文史知识差错均出自著名散文大家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中。类似这样的文史差错在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《山居笔记》《霜是河》中竟有一百多处。《咬文嚼字》资深委员金文明先生，深感“石破天惊”，于有了这部书。

书海出版社

七言詩

卷之三

卷之三

石破天惊逗秋雨

金文明 // 著

余秋雨 散文
文史差错百例考辨

书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破天惊逗秋雨：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 / 金文明著

—太原 : 书海出版社, 2003. 5

ISBN 7 - 80550 - 511 - X

I. 石... II. 金... III. ①文史 - 研究 - 中国②余秋雨 - 散文 - 文学研究
IV. 1207.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0380 号

书 名 石破天惊逗秋雨

——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

著 者 金文明

责 编 石凌虚

复 审 王灵善

终 审 杭海路

出 版 者 书海出版社

发 行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
地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（邮编：030012）

电话：0351-4922102 4955996

<http://www.sxep.com.cn> E-mail:sxep@sx.cci.gov.cn

经 销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 太原市众一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220千字

印 数 1-10000册

版 次 2003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03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550-511-X/G·469

定 价 18.00元

前言

石破天惊逗秋雨

余秋雨先生是当代的散文大家。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的那些情文并茂、雍容大气的历史散文在《收获》杂志上连载以来，很快赢得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青睐。后来，这些作品结集成《文化苦旅》出版，又立即走红全国，并远销港、台和海外的华人地区，长期高居畅销书榜首。一时好评如潮，倾动士林，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。在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，余先生再接再厉，笔耕不辍，又相继推出《山居笔记》、《霜冷长河》、《千年一叹》、《行者无疆》等新作，进一步奠定了自己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。

我长期在出版社工作，是秋雨散文的一个热心的读者。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癖好，特别爱读他那些被不少学者誉称为“历史大散文”的作品。这类文章绝大多数集中在《文化苦旅》和《山居笔记》中。它们充分展现出余秋雨先生超人的文笔和才情，以及别树一帜的行文风格。在对许多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的反思和拷问中，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，也往往能发人深省，给人以有益的启迪。但毋庸讳言，余先生毕竟不是一位专治

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学者，他在文章中涉及的知识实在太广泛了。就时代而言，上自远古，下及晚清，跨度达四五千年；就地域来说，从北疆到海南，从吴楚地区的太湖、洞庭到西北边陲的敦煌、阳关，几乎占了大半个中国。而且有不少历史悬案记载歧异，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文献典籍，历来众说纷纭，学术界迄无定论。对于这些问题，余先生往往自视过高，掉以轻心，想要不通过潜心的研究和深入的查考，只凭原有的学问功底或个别学者的无根之谈，遽下评断，放言纵论。这样做，就使本来以反思文化、历史而著称的学术散文，令人遗憾地出现了大量文化、历史方面的知识差错，引来了许多读者和专家的批评。

不过，根据我几年来的阅读所及，这些来自文坛内外、调门不一的批评，大多集中在余先生的人品、文品以及与文学本身无关的一些细节琐事上，而对那些历史散文中存在的知识性差错却较少涉及，即使谈到了，也都是评判式的断语，没有引用可靠的文献资料进行具体的论证。不了解有关历史的读者，往往难以确定谁是谁非。甚至有的批评者自己的说法也有不够确切或错误的地方，反倒成了被批评者的话把。这就逐渐在余先生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错觉。他认为，所有在“文史细节”问题上跟他“纠缠”的人，都是一些“非专业人士”。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、历史其实并不熟悉，只是出于嫉妒，才虚张声势地冒充内行，到他的鸡蛋里来挑骨头的。于是他拿定主意，不承认自己的作品中存在任何“史料差错”，并且公开宣称拒绝来自这方面的一切批评。这种观点和态度，他在不少文章中一再表明过，而最有代表性的言论，则突出地反映在文化界已尽人皆知的《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》[转引自海外华人社区（www.hccbbs.net）网站“名人文摘”1999年1月18日]中：

他们(指批评者)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“差错”来纠缠，因为谁都能够判断，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“差错”，于是这样的“差错”每天可以编造一大堆，一切都反着说，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。

……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，这好像很没有风度，但我要坦诚地宣布：当然不能接受，因为如果接受了，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，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，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！

余先生发表这样目空一切、咄咄逼人的宣言，确实是有点失态了。难道你的文化散文中真的没有任何“史料差错”？那些批评文章中指出的问题都是别人凭空“编造”的？恐怕事实并非如此。坚决拒绝批评，否认一切差错，而且无视这些差错已经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，怎么反倒成了“对得起广大读者”的正义行为？这种荒唐的逻辑显然是难以成立的。为了帮助余先生走出自我封闭、自以为是的误区，我在这里举两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，供他分析参考。

(一)余先生在《文化苦旅·莫高窟》一文中说：

莫高窟对面，是三危山。《山海经》记，“舜逐三苗于三危”。

接着，余先生又写道：

公元 366 年，一个和尚来到这里。他叫乐樽……眼前是腾燃的金光，背后是五彩的晚霞，他浑身被照得通红……庄重地跪下身来，朗声发愿，从今要广为化缘，在这里筑窟造像，使它真正成为圣地……不久，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。

在以上所引的文字中，存在着两个知识性差错。其一是，“舜



逐三苗于三危”这句话，余先生说记载在《山海经》里。我用袁珂先生整理的《山海经》校注本从头到尾查了两遍，都不见踪影。其实，类似的句子最早出于《尚书·舜典》（或作《尧典》），后也载于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、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等典籍，就是不见于《山海经》。其二是，余先生将开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两次都写成“乐樽”。其实，自古以来的和尚，没有以酒樽的“樽”字作为法名的。我分别查了敦煌文献中的李怀让《武周圣历年（698）修莫高窟佛龛碑》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《敦煌学大辞典》，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“乐僔”。可见余先生文章中的这两个差错，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

根据我手头所有的《文化苦旅》的两种版本，从知识出版社（后改名东方出版中心）1992年3月的第1版，到2001年4月的第2版第1次印刷本，十年中累计印数为472 000册。以上两个差错，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。余先生之所以一版再版地不加改正，原因不外乎两个：一是他根本不知道有错；二是他虽然事后知道有错，但估计“非专业人士”未必看得出来，而看得出来的“专业人士”又不大会读他的书，即使读了也未必肯特地撰文指出，让他难堪。于是，他就干脆不去作丝毫改动了。

余先生也许没有想到，作为一个当红的散文大家，他早已成为众多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；他的成名之作《文化苦旅》，也被莘莘学子奉为圭臬，成了他们学习的经典和写作的样板。在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玉液琼浆的同时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把这些错误的文史知识当作补药吞食进去，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再传播给更广大的读者。

今年夏天，我在电脑互联网上读到了一篇题为“独对青山”的文化散文。作者董桄福大概是个年轻人，他一开始便煞有介事地向人们讲起《山海经》和“乐樽和尚”的传奇故事来：

极古的《山海经》中所记奇山怪山无以尽述，其中有后来成为莫高窟映壁的三危山：“舜逐三苗于三危”。古战场的雄浑气魄自不必费力去猜度，光是公元366年乐樽和尚被三危山无与伦比的金光震撼，从此开凿石窟，筑就中华文化最宏伟的摇篮……

凡是读过《文化苦旅》的朋友，也许一眼就会看出，这里的《山海经》和“乐樽”的故事，都是从余秋雨先生《莫高窟》一文中照搬过来的，只是叙述的语句作了一点调整而已。但是，对于引文的出处和人名的写法，你们会产生丝毫的怀疑吗？大概不会。因为博古通今的余先生早就这样写了。怀疑了董桃福，不就是否定了余先生吗？我斗胆揣测，如果余先生读了董桃福的这篇《独对青山》，恐怕也会感到欣慰的。有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深入人心，并且辗转相传，把影响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呢？然而，当我今天把这两个知识差错考订并揭示出来以后，作为始作俑者的余先生，又将何以处之呢？

(二)余先生在《文化苦旅·道士塔》一文中写道：

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（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），他是金石学家，懂得洞窟的价值，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。

凡是涉猎过敦煌学或金石学的人，大概不会不知道清末民初有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叫叶昌炽。在任何一部中国古名人名大辞典中，都可以查到这个名字，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另外还有个“叶炽昌”的。余先生显然把名字给记错了。而且在十年来所有的《文化苦旅》重版本中，这个差错始终未能得到改正。由于余先生“博学”的名声尽人皆知，很少有人敢轻易怀疑他，因而其他一些



选录《道士塔》的文学读本和“秋雨散文”的赏析类读物，大多照排照印，以讹传讹，正日益误导着无以数计的读者。例如：春风文艺出版社的《文明的碎片》和上海某高校出版社的《大学生余秋雨散文赏析》，都按《文化苦旅》原书将“叶昌炽”印成了“叶炽昌”。上海大学出版社的《余秋雨〈文化苦旅〉导读》一书，虽然编撰者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专门在注释中把它改正为“叶昌炽”，但却只字不提原书的差错。这种做法，显然出于为名人讳的考虑，但却给使用这本“导读”的人带来了意外的麻烦。听说有所中学的语文教师，当他手持“导读”照本宣科地讲到“叶昌炽”时，竟然有学生拿着正版的《文化苦旅》站起来发问：“老师，余秋雨的书上印的是‘叶炽昌’，你怎么说成‘叶昌炽’呢？这个人到底叫‘叶炽昌’还是‘叶昌炽’？”那位语文老师以前大概也不了解叶昌炽其人，一下子愣住了。过了片刻，他只好红着脸腼腆地说：“当然以余秋雨的原书为准。这本‘导读’没有好好校对，把‘叶炽昌’的人名搞颠倒了，真是！”

不要以为这是我编造出来的笑话。它确确实实发生在上海近郊的一所中学里，是一位了解情况的朋友（他的孩子就是那位向老师发难的学生，是个“秋雨散文迷”）转告给我的。其实，那个不知道叶昌炽的语文教师，在面对“导读”和《文化苦旅》原书中一正一误两种不同的写法时，他只能选择后者。当然，信口开河，误导学生，他并非毫无责任，但主要的责任者应当是余秋雨先生。

自从几年前偶尔发现余先生误用“致仕”一词以后，我就感到他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功底不够扎实，于是开始重新细读《文化苦旅》和《山居笔记》，后来加上一本《霜冷长河》。边读边想边查考，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多达二百余种，摘录的资料卡片也有五百多张。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我事

先确实没有想到，一向为我喜爱看好，并且早已享誉海内外的《文化苦旅》和《山居笔记》这两本历史散文集，其中大大小小、明暗的各类文史知识差错，竟然超出了一百个！你想，这两本文集的字数总共才四十多万字，其差错率却达到了万分之二以上。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类出版物中，即便不算破天荒，也是极为罕见的。

本来，我想把这些查检出来的问题制成一份勘误表，供余先生在《文化苦旅》、《山居笔记》等文集重版前作修订时参考。但看了他驳斥批评者的一些文章，特别是那份《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》以后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有些非常明显而无法否认的差错，别人早已指出（至少在十个以上），但他就是不加改正。这就以他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，他是不会自觉地接受批评意见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还要自作多情地去讨个没趣呢！

但是，一向热爱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我，眼看中学生中的“秋雨散文”热还在不断升温，眼看那么多的差错还在影响和误导着渴望获得真知的下一代，我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。因此，我决定把几年来发现的问题和收集的史料，逐一加以整理和考证，写成一本论辩性的文集，奉献给喜爱文史知识的广大青年读者。书中的文章不尚空谈，不下简单的断语，一律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，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年轻的朋友们不仅可以从中学习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去伪存真、明辨是非的思路和方法，而且也能从正面步入传统文化的殿堂，获得古代语言、文学、历史、地理等多方面丰富而有益的知识。

关于本书的取名，其实并无深意。原想就用现在的副题“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”，但朋友们说：这句话太直了，没有一点文采和诗味，还是从古人现成的诗词中借用一句来作正题，只要带有“秋雨”二字就行。我接受了这个建议，但感到不太好



石破天惊逗秋雨
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

找，秋瑾的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早已有人用过。白居易的“秋雨梧桐叶落时”，虽然脍炙人口，但不太切合。因为余先生的《文化苦旅》等文集，至今还经常位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，哪里是这种萧杀败落的景象！想来想去，想到了唐人李贺《李凭箜篌引》中的“石破天惊逗秋雨”。石破天惊，原是形容箜篌的声音激越高亢，气冲霄汉，把天都给震破了，震得它涕泗横流，就像下了场秋雨一样。我的考证文字当然没有这样的力度。但余先生的两本文集不过几十万字，其中的文史差错竟达一百多处，诚可谓前无古人。如果换上了我，肯定会有“石破天惊”的感觉。余先生读了我这本小书，会有怎样的反应，我无法逆知，也许他仍然一如既往，不予理会，那么就算我自不量力地“逗”了一下“秋雨”吧。逗，不言而喻，含有“外加”之意，或者借用余先生的说法：“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。”（《霜冷长河·文化敏感带》，作家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8 页）不过这种强加，并非无理取闹，而是余先生的散文大量出错在先，已经对广大读者产生了负面影响，我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，对他的差错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和辩驳。这在学术的讨论和研究中，完全是应当允许的正常现象。于是我决定给本书取名为：石破天惊逗秋雨。

最后，我还想申明一点：这本文集共约二十余万字，是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赶写出来的。限于自己的精力和水平，肯定会有不少欠缺甚至错误的地方。我真诚地希望广大的读者和专家，特别是余秋雨先生，严格地审阅和查察，提出宝贵意见，也可发表专文对我的差错加以驳正。只要确实是我错了，我一定虚心接受，决不文过饰非。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行动的准则。

2002 年 9 月 20 日子夜
金文明书于沪郊秀枫园省庐

目 录

前言：石破天惊逗秋雨 ----- (1)

人物史事考辨

林逋究竟有没有妻儿？

——关于“梅妻鹤子”传说的考辨 ----- (3)

此曲何止一脉传，嵇康死后未绝响

——《广陵散》琴曲传承小考 ----- (10)

《岳阳楼记》传千古，写者不在岳阳楼 ----- (17)

是天缘巧合，还是牵强附会？

——谈李白、苏轼和天柱山“奇缘” ----- (25)

王安石特别能识别和防范“小人”吗？ ----- (40)

姜夔《过垂虹》诗和“十四桥”试释 ----- (50)

定音不准的跑调颂歌

——略谈李白和杜甫的友情 ----- (58)



是谈历史还是在写小说？

- 黄宗羲和苏小小史事考辨，
兼论妓女的评价问题 ----- (72)

谁说金圣叹是大明王朝的忠臣？

- 清初“哭庙案”小考 ----- (84)
娥皇、女英不是舜的女儿 ----- (95)
吕洞宾是道家始祖吗？ ----- (98)
假冒“王敬轩”的不是刘半农 ----- (100)
参加法国大革命的雨果和活到 20 世纪的马奈 - (104)
三危山前发生过舜和三苗的大战吗？----- (111)
谁会到沙漠里去建造莫高窟？----- (120)
死去的柳宗元怎么能自写神庙碑？----- (123)

时、地、书、名考辨

“差不离”和“一刀切”

- 余秋雨散文人事纪年差错十例 ----- (129)
阴阳混杂，不伦不类
——余秋雨散文月日记时差错举例 ----- (145)
朱熹之死不在 1199 年 ----- (153)



不合章法的古地今译 -----	(158)
沈万三生前有沈厅吗? -----	(168)
钱起没有写过咏庐山诗 -----	(172)
吴冠李戴说《巷议》 -----	(175)
丰坊何来《五经世学》? -----	(180)
神州谁见此奇书? ——谈《康熙词典》和《神秘曲谱》-----	(182)
天涯何处觅“邱浚”? -----	(186)
为江南首富沈万三正名 -----	(193)
爱玩改名游戏的文化名人 ——余秋雨散文人名差错十例 -----	(200)

职官旧制考辨

尚书吏部郎是“很大的官职”吗? -----	(219)
没做皇帝怎能称“陛下”? -----	(222)
关于中国历史纪年中的“年”和“载”-----	(225)

文词音韵考辨



石破天惊逗秋雨

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

献给文章高手的一束蔷薇

——余秋雨散文词病八例 ----- (235)

责人的大师何以不严于律己?

——余秋雨散文引书差错 27 例 ----- (245)

又碰到了一个“乎于” ----- (256)

不明词语意义,怎能胡乱发挥?

——“撑起炎洲”和“数中原”试释 ----- (259)

一味标新立异不等于创造

——关于七例词语新用法的商榷 ----- (263)

不通旧诗韵,怎写旧体诗? ----- (268)

《文化苦旅》字词差错补遗 16 例 ----- (274)

附录一:两个索引 ----- (277)

[I]余秋雨散文文史知识差错提示语索引 ----- (279)

[II]余秋雨散文字词、引文差错索引 ----- (283)

附录二:主要征引书目 ----- (285)

附录三:主要参考书目 ----- (289)

后记 ----- (292)

RENWUSHISHIKAOBIAN

人物史事考辨

RENWUSHISHIKAOBIAN

